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五

明 楊愼 撰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幷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聮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伯之繆也宋

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為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遂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為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

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録也曰秦繆公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録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為書之終焉感世變焉盖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黄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為美也則黄鳥亦美乎或曰置恵懷者公子摯之為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為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為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

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

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

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虜二國之君是酗之健嗔也一

戰而見執于盂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

死是卵之鬬石也是僇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

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

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

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以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

伯而與之若以為强而與之則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休其髙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為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為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為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為矣百里奚反可為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巳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巳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𠂔嘗盡用其言乎秦𠂔嘗伯乎君𠂔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既歸而執則曰不以一青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强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于晉也封尸而歸何救于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于秦豈由封尸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為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

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卵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毈而籍石以綿纖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臞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横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為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

霸王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為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古今人表論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見之謬二曰
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
列於冉閔仲弓之下盖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
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盖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
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
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毒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
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
其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章

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鄎
無邺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謚而離之此
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
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讁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
及之者也予以為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来非漢家
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
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
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髙

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逵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眘不及之豈以為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盍有愛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説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同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揥擴陋哉顔氏誠班氏之佞臣乎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為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杞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

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公也魯頌閟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為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

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

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𡾟融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具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纎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

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恐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

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
成王之賢倍於襄平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
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
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
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
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
公之聘齊烏有先生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
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

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盖自王澤之竭處士横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

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典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辯而號為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子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拗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具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息壤辯

山海經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
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
贅疣然是睬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
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筭術云穿地
四為壤五為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
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
藝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叔益問所愛
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技其陳根擊其

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从襄葢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孅于冀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鯀竊帝之息壤葢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畎畆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明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性情說

尚書而下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鈎命决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性生於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

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埊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

說

廣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于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于六氣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樂生于明哀生于晦是六情之

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翺曰人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柢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寠數寄生也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襍性情而為言也

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説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具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具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吾説益明是以善之也

格物說

格物之說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為正者大學之始遽能正物則脩齊治平皆贅矣昌尋格字之本原乎格之為字从木為義从各為聲俗云門格窻格亮格皆是也格者隔也格而蒙之帛明既不蔽而塵又不入嗚呼外物為吾心之塵也多矣色聲香味皆心之塵也吾心之塵隔之使不侵即所謂姦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茲非格之說乎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說乎大學之始以格物
為首格物者持敬也持敬為窮理之本即格物以致知
之說也或曰如此則釋氏六塵之說是乎曰彌近理而
大亂真佛氏惡姦聲亂色并聲色而欲去之而卒不能
去也吾儒則去其姦與亂而已雅聲正色不去也佛氏
惡淫樂慝禮并禮樂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
去其淫與慝而已嘉禮和樂不去也是猶窻隔而蒙之

以帛明既不蔽而塵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暗室而枯坐其中塵雖隔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適以死其心也何可以同日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又曰求其所以為知則為格物忽然識之則為物格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為先儒所闢棄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誰欺欺先聖乎

松江金雲卿自號耕樂良史圖之君子賦之復

請于予做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主人荷鋤於壠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並耕盖天之生時也水毀木飢火旱金穰五行而害者居三焉土之分民也士尚志工執技商貿利農盡力四民而農獨勞焉雨暘之不時則憂肥瘠之相掩則憂稂莠則憂螟蟓則憂在野熾菑勤動終歲獲不償力餒在其中

子之業良苦自今以始能易業以從我乎主人怡然笑曰子何年之壯言之少貌之揚趣之畢也我則勞子子有何勞于我子憯我農乎而以安說之奚姬魚語女天田文人乾象之垂同穎嘉禾坤文之瑞帝號神農長於上古官爲后稷祀於萬禩若知農道乎夫農祥正靈雨零澤腹泮陽瘴盈觳精始出菖葉初生决萬頃之渠吾蓬瀛也聽九扈之鳴吾韶英也兹吾樂歲之始也及其萬寶得正秋餘糧宿畆首擠穗有利僞鶩得食東有茨

梁西有坻京朋酒為享同里合醵主歌良耜客稱大田茲吾樂歲之成也歲歲相嗣樂樂無窮或雨或暘或腐或槁吾能節之以畎澮之盈虛或肥或瘠或盈或耗吾能時之以菑畬之淺深或稂或莠憂或傷之吾能加耘耰之功或螟或蟓憂或侵之吾能倣祭步之法茲又吾所以先勤而後欣早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鴟夷龍斷誇其籌算不資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楮削鐻矜其精巧不資吾農將韜器而為孳豈若吾業用裕我身潤

及我人是以必習長安不見異物以遷焉焉往而不樂哉公子曰是則然矣匪耕無以為樂乎上世之士何必耕也耕樂主人曰子難踰若此乎試泝上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賢君籍千畝卿有圭田養則食其力祭則告其虔故馳束帛者在丘園求干城者於中林相鄗者有莘之氏伯齊者叩角之吟自周章一蕩天子不省耕牧伯不勤農師衆不服耒庶人不安畝是故伐檀有素飡之譏鴇羽有何食之嘆而使横議者坐享任俠者暴殄悲

夫以是論之非治世無樂農也今吾與子幸生太平不思結廬守本業擊壤詠帝德而欲崇將墮之習慕戰國之風重伐擅之譏增鴇羽之嘆無乃不可乎吾不招子而子反招我異哉公子赧顏而不能視班馬而不能去插拱奇拜而謝曰子天隱者也問姓與名再三不告曰子蓬心之士也速去耕樂主人方倘佯乎笠澤之墟卒其屬述祖德於金天氏之裔隱其名慕南濵之逍遙交食于地交樂于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閒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不通反為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為之後人駕名于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别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别為恨不知唐室扳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别為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為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揺落

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為悲歡惟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殘杜乎解曾閃朱旗北斗閒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閒之富貴北斗閒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謔謠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

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絲筆昔曾下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栖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爲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爲賞帖耶可惡可厭其

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

又汚虞名曷鐃其板勿誤人也

升菴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升菴集卷六

明 楊慎 撰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訃五内摧裂曾不得啁噍踟躕於側曾不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屬在胄脩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幽遄歸反役維情與憲實兩兼之草

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聞私門之故未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于左右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鈌比於律則今無星奔之懷斡如隻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人回伏承手教知爲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見牘草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執

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敎者其肯爲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爲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巳多而私頌作德哉弔客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况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玆獲申其情事少追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焉忍忘之臨

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與金鶴卿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澗蘋馬五年斷金睽于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别之後兩枉珍翰一投嘉藻啟緘伸紙喜與忭會既覩手跡兼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夐異賈傅欣暢欣暢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僝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瘫沉痼行動

仰人窮荒絶域之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熵甫定而孔瘥大侵繼之蓬心摇几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白鶴之假寂莫均柳永而遊無黄溪之適時復静言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遊剸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折酒賦琴歌之懽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

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
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
此言詮以濯情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
觚翰漫爾有作不能多所録于別帙者是兹用附之去
牘庶傳千里之态可代一夕之話欵襟其遼覶縷莫罄
時有南風更冀良訊

與徐用先書

頃歲七月之變微命如絲懿親不及別檻車不過門兹

何辰也自觸天網以為執事憂旋念瘴域為擇善地頂踵之克全則子實賜之走不敢忘其身其敢忘子乎間者濶焉再辱教言一拜雅什慙荷之益加作報之未聞酬德之無由諒能鑒之伏在草莽不知外事聞諸道路不識信否執事與以道並嬰嚴扞俱編行戍驚與嘆會豈忍喙哉殷憂之不隕大難之無虞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庶其来滇乎則同患者猶有覿也互問而無徵壓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在遼碣是區區微願而

不余畀也命之屯蹇信也之子之懐其余同哉嗚呼逺之畏者莫如宦任之重者莫如身事之難者莫如患處之善者莫如道子乎子乎以畏者去則輕以重者卒則全以難者行則素以善者求則得復奚喟焉復奚媿焉走昔承下風于子矣今復為子誦之且人而既遺之矣天者可定而必乎他日携手里社接景桑梓餘生猶有良覲也急使遽書意滿辭塞時有南風更望嗣音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于永昌張愈光者尤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鼂路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匆匆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欵區區拳拳未藏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戇天禀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憬睠高躅緊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略

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泠牽絲壁立不依禾絹不謌黃祇不近氷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遒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

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推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頹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

以還頗厭進取辛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刖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嚆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名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爇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

托忘譏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朓諒厚不敢文過未復以見志垂載為朂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爐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愛兩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為一人淑惟渝為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蕻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擿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毋其狂瀾是在海岩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

時雨澍沾馬生其乘帛之先乎敢併及之

答劉南坦司空書

奉别以来星紀卅易閏餘八更逖瞻宫墻邈在雲漢何嘗不望南飈而引領向東晷而摇心顧空谷隅于便郵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来承惠以手帖賜之佳篇并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躍愈穹而不遺幽遐林居益深而追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梓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畊問舍昆池烟霞為朝夕之賓林泉

作羈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祈傳于來世執事獨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諭奬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丁未之秋遊華亭寺古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覩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暗與鄙作同韻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哉三詩書之別紙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與升菴楊太史書 附　　　　劉繪

春初得辛文駕經渝適僕上敘瀘謁御史府乃辱書留加腆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尋動定已邈然不可即又勞苦官務之縻莫敢追從是人生於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靳耶但自滇至巴渝跨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顔色與之共笑語偕登覽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未必皆千里一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起宛洛足下梲駕黔蒼周廻又不啻萬餘里

其同抵于渝盖百年身一遇却舛错神巧若預為趨避或者彼此傾慕將有所議論而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奇有不在常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尚以道相通不必合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膚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乖剌又負單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情可否以是憐察者少仇疾者衆顛駃罔所陶煦曷能遠動足下但僕之仰于足下者有年方

其扶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為相如揚雄其人也至操觚蓺苑校書秘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叶于韶頀知足下為劉向王襃其人也至攖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閶闔于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為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歎瑣尾者又競英綴彩燦玄珠而流華寶淩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下為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為誣諛之辭今天下纓

緌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脫畧禮度放浪形骸陶情于艷曲眈意于美色樂踈曠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往往惑之抱尺寸者又從而譏訕以為困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慾不超玄遠其畧知足下者又為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瞽乃知足下之徼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識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識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

足下之所為將求夫安與適也古人載西施卧酒家買田宅擁聾妓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拖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跡鑿石辨剥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録詩學則詩話録古文則金石録雜著則如墨池鏁録併曲譜書畫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蠹有僻儒苦士白

首坐蓬鬢日自鑽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于逸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乎書於僕推羨太過昌黎以文章振八代畢習當時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有馳駕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過擬近世士夫以書往來率為游辭浮說互相羨譽受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溝有道者不為也今足下其俯于俗而貶損以同之乎其有所過聽以僕

為可進于學為有道者之實乎夫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惰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豈辭腴道豈能望昌黎十之二三但甘貧賤守孤劣不以餓死為憂而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溝退之不為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氣宇清曠特讀書未曾持苦今朝夕來聞講論俾就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

人才之意已後暇豫得好懷思猶冀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並天下後世燦然睹楊氏為一大家傳之者將纉述如荀卿孟軻此一段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之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已于多望惟貽賜慈鑒察其愚而垂採納焉

升菴集卷六

升菴集卷七

明 楊慎 撰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東泉姚公神道碑

銘

於懿維公人之卓才穎徇齊昉冠弱解頤永言融且焯浮英湛德匪糟粕横經設教寛兮綽青衿錦帶引以躍晉江韋編競丹艧四始五際陋洼沟潭巴竅引堪一噱韋絲韮珠名既爚三提文印管道鑰生祠尸祝思儼若

金穀珠鈐展方畧南晏北榘寢櫜櫜出其弢韞見鋒砮凜比鸊鵜礪龍雀奏凱獻俘歸帝度宫保憲臺本兵托啚止流逝闕憂樂醳紱懸車反林壑子和鶴鳴縻好爵榮哀順安還冥漠安陽瀧岡今古襲豐碑桓楹辭無作

明故吏科給事中西坪安公墓銘

安氏之先大江之西聿來于蜀胥宇渝塽世業錦帶家餘青裀有開西坪賨寖南川穿楊莛殿挨藻花軏珠聲玉價綺合纉聯紫廬日直青瑣歲遷封章朐腮輶車抱

罕五鹿折角狐鳳高騫爰盖仗馬實陋寒蟬帝閽頻扣

王路期平我仇有疾孑歸則遄蘭萎茅拔龍蟄孰甄委

之時命和以天倪我丘我启我樾我泉我歌我咢我齡

我年詠嬰擊壤圖披樓田科傳經笥瑞應丈躅高朗令

終上壽臍玄昭守覺視大霄甘暝石門欝欝蔚何硲硲

發潜之光納幽之羨益部耆舊孰紀英賢嗟欲求禩訩

茲銘鐫

清玄先生通山尹吳公墓銘

靖節通介發于延之貞曜懿行著自昌黎節以壹惠清且玄猗顒仰千載庶其企而潛伏攸揚愧予孱辭黙蒼之禁樹石森執公才不試公德不既以昌其嗣岸高谷深睎此幽系

銅梁尹汪汝濟墓銘

汪冑孝感吾祖同里有來南中實以戎徙起家頴異西泉始滇雲裒舉首多士銅梁輿頌播南紀竭而歸來埶桑梓首丘從先祀有子龜逢土筮逢水利昆裳嗣疇社

誰云者堪輿氏

封君樂隱李公墓誌銘

歸德李氏之先為陜西華陰人有諱八者洪武中里胥誤籖為他李姓同族遂補黒衣之數移華陰之籍籍祥符居無何復移祥符而歸德焉八生貴貴生通通配周氏以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樂隱公諱曰芳字庭光公生三歲而母氏見背鞠于繼母尹爰就外傅涉獵書史了其涯略以承嵩家政不終儒業遂劭農筳阡尚

羊梁宋之墟而以學官詔厥後賦性髙朗洞無城府然立已峻而矢言直雖所厚善以及貴勢有過必規瑱之意在隘其新而無戾於鄉評人亦以玆多之閭閈有不縮者寧辱肺石惡見公云遇宗黨有破産者輒賑給凡民有厄饎者必矜紓竟不責報年逾七袠鞠晨究夕飭僮傔飼雞豚稽田歴閲侷籥肅如郡朝罰有鬴敔不厭葛越狙餘滑澾靡忘辂糲抱朴見素老而不易如此有司請為鄉飲賓一再始覿日與同庚三數鵬耆為逸樂

之會鶴髮鵬袍槐塢松逕容與歌詈脩然氛埃之表望者儗為香山洛社再見云嘉靖癸卯年以子嵩貴封中書舍人後遇太廟禮成晉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時年七十矣戒子曰正而行勿渝而節日菽水吾吾樂也不則日鐘鼎吾吾弗享嵩以庚戌歲陞福建參議過家公寢疾不起八月二十六日也嵩得視屬纊人以為慈孝所感享年七十有五配宋氏先公卒別有表志公生子二人長崑丙科貢士次即嵩今為四川參議女四人孫男

四曰元素學官弟子元白元生元直孫女二葬於家山之左阡銘曰李氏之先自秦而遷祥符再徙奠歸德焉鯢桓之淵豹澤之顛有樂仙隱始授畛壥豈曰荒遯分地用天豈曰不仕子姓衆賢豈曰不耀鵰袍華鮮實有佐之闈儀静専養違於庭思賁於泉是曰有子伯仲棣聯競爽弱个賦緊有偏孝友名宦幽明兩甄相宅鷁飛安靈牛眠卜云其吉神告之虔公視桓楹子銘瀧阡載鐫史墨庸炤重玄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著頴發駒萬千里宵肄八行下朝書釐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英軌糟粕漉醇醪菁華汰粃滓深湛汲古綆堅利劘往壘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藹鴻蜚垂其翼狼跋以疐尾與山俄止賫學海消流汜旅次溘朝露永訣期瀟水顏回敗叢蘭冉耕歌芣苡司命鈞播物殲良茲何理闔胡視其寘齎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大理梁将軍阡銘

梁将軍之喪其隣姻楊萬縣伯清為志焉乃嘉靖辛卯仲冬月夕巳卯卜宅維應樂峯食月朝庚辰卜日維丁酉食其胄子鎮餘子鈗鑰錫歸翁離祔于先配胡宜人兆禮也鎮偕翁女夫戴将軍瓚士人蘇凌雲胡鎰闞膺子詥奉萬縣之狀請祏詺于滇戍逸史氏愼鎮也從子父嘉其孝思作梁将軍阡銘其辭云爾武節君氏曰梁儁其名系冨陽繄先世累武功侯千戸于山東征麓川

始遷衛大理君載十九當成化庚子実升丞脩即奉篆
視請減屯稅復洪武制告公允從亟返流徙夷箐孟密
官擇撫使君不辭艱終濟成事銀少實治利孔罪梯絜
入汚出盖罕良歸君為主治五山白崖以溉阿村越歲
踰朞潔已竣事人至今稱之跡其在宗孝友肫肫母氏
阽危請命于神範金禺像以祈親年禱而獲應有隕自
天訖于永感終慕弗諼逮踰耳順退公養恬詠老氏書
焚香閉門杖屨蒼麓别自號樂山鄉推齒德詠歌以文

教子既成不負其勤牟卯仲冬辰下元甘瞑全歸于厚宅應樂神峯九靈原陵崢谷永峭無騫光遠有耀茲石存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卬浦脉緊屬文之冑蕿于蜀公之降嗣遥躅起布素膺章緑丞湖麇理蛟窟却脂潤蜕埃潯揭而歸灌畦敎偃犾颮暴春旭全以歸壽且禄郡順慶里安福唐都埜文山麓鍥崇桓昭幽谷

向秉誠墓誌銘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毋惟一相焉諸執友往弔之噭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慨然而嘆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窅然而思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有震未殊者宜勿恤其嗣咠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科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十日秉誠過予𣊬

不醻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盖明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再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既長就學聲名赫奕出流輩上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為河南府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嵩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為濬之靈寶縣有沙鹹地若干頃君為請蠲其租陝州臨黄河

溢徙别道其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積歲不决君令取為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脩戰具揚先聲明號令羣冠惴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産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剡七八上徵入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詔嘉答之其

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即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別色入朝人望而知為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款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為詩文有古意又善射儀毫中的巧嘖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環居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已矣嗚呼悲夫銘以慰知已於地下云其辭曰之子之才刃在割英英義烈淬其

鍔卒然遇之究魄落牽絲發硎僾輩洛平無漏網威無虧甘棠地近頌聲作有炎崑岡勢孔爍用矛盂闕掎其角分城序績譽命卓持憲入臺聲濯濯讜言驚師萬齦遏有開發之自子作國是妥綏無濩落命也不淑鬼神惡天胡不吊善類愕埋銘九原慰冥漠昭示百世辭無作

段君墓碣銘

罷谷之山瑇水出焉具清洛洛英靈之淵仲庶氏段徙

自金城来宦來居積世有慶粤貞靖君谷蘭蚤芳晚益沉馨隱之而文既學弗試既頴而畢有茁玉芽在我階祀山曰點蒼峯曰斜陽有夜者臺君靈攸藏可祭於社可範於里譽也有試辭無圯巳

鄒隱君墓銘

唯鄒開先耇甫顓國封遠燿家風飈雕龍談天輠𠫭斐傳經翼聖左伍䟦汲門道鄉鄂柎韡纂懿流光表仙飄有分者牒滇之娓儒藻適隱逵亹亹水愈徑復丘鬼魄

日在龍虒月采朏迮兹玄宅銘昭㡱

升菴集卷七

升菴集卷八

明 楊慎 撰

柳池施翁墓銘

仕奚必膴歸以逸有子且孫願之畢壽周天甲逾其一曰耇終命卜逢吉天望地藏返其室

萬松張處士墓銘

家于黄𡵨于楚樺湖㢘胥之宇亦尚書徵信譜京兆尹實厥祖貽孫謀光肖祚翁甫生早失怙在弱齡知慕古

尋師資出庭户負笈篋歷環堵務内觀欲科舉爰辭師歸省母儒之業隱之侶山焚旂澤沉滓醉僎筵號仙𡾰嬪於李嗣賢譜銅墨耀荆蘭舞耄八袠衍叶數觀化辰三月五夢告期形返土德福箕仁壽魯子乂孫綿且縷千宅京萬松渚銘幽宫刻華嶁

南津黄君峻卿墓銘

黄脩之先自楚而蜀遠哉逴簡肅尚書亢宗光國聲濯濯之子之生天骨早奇卝已卓如㦸駕材駒齒千里八

麗駁良玉不琱山玄水蒼渠追琢豁落峯岠振古尚友

鄙齷齪有不當意拂衣振手笑一握壯遊足跡秦晉齊

魯凌巇确悲歌激烈弔古戰場窮鷙朔酒酣耳熱高談

霏雪驚貫雹蝸來維桑懸鶵乾螢厭朴學寧能雌伏枰

薪數炊刈藜穪張圖開局南滙之涯玩澆漪壯心未耗

歌咢調笑略細慤昃離頹景鼓缶絃絲混商觮希往達

人遥輿輕舉道有倬攺業夷澹沆瀣夕飡正陽欶朝露

溘及忽乎何適夢岱嶽影徂物化泡影流電奔星約今

古一谿脩發得失奚足較蕨山世阡峯環巒障抱鶱鸑桓楹豐碑封塋松柏蔚如削以為君宮壙睪填禹固且確魂乎歸徠勿南勿北返堂幄辭以誄君刻之剞劂石以樂後百千齡烈風淫雨毋摧剝

黄母聶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氏曰聶系出楚麻城移居蜀樂至父新以明經授黄梅尉調定海咸著仁惠母陳孺人有賢行定海公為國子生時孺人夢鸞鳥入室遂育太夫人性仁慈明

淑儉勤敬慎弗好侈靡少日儀範莊重儼具閫則定海
公孺人異之比黄簡肅公初登進士尹龍陽張太夫人
卒太夫人来嬪焉恭順宜家規度倫肅制費不蓄羸餘
以恩御下張夫人遺女及子喬方襁褓夫人煦濡手撫
憫然常恐傷病滯下瀕危納懐中經月鼻創痛楚吻爲
嗎之嘗舟次俄傳刧寇至家衆驚逸獨夫人保負喬以
無恐事舅姑誠孝篤至如劉夫人卒致情喪葬其相公
事封君尚書南莊公禮盡敬順属舅氏巳大耄病倚牀

席湯藥膳羞慰安省定務先意導適舅氏常曰新婦孝他日耀吾宗矣簡肅公弟珮早卒婦馮寡居夫人禮之事從柔巽意常弗欲先繼而馮卒幼子巖與女偕稚愛同巳出翊以成立巖就學成名女歸左叅議射洪楊儀幼弟瑊常訓撫至長授室為邑庠學員正德中逆閹瑾矯詔厲法以簡戕士類簡肅公回翔藩臬遇代輒去夫人徐戒行省徒簡來宿具芻糧旅出入罔識見偵事者問有達官家來竟莫識也在榆林因簡肅公封上賓璠

偽檄中多發瑾惡迹激瑾怒誣邏者已載道公日待命于庭太夫人聞之申戒密令治裝徐不為動幸屢脫駭機危阱亦天也在官靡譙損敦約常取粝雜藿為食紉緝敝裳躬織擘蚕暮辛劬至榮封夫人老弗易故自牽絲至棴衮四十載得夙夜在公終身無内慮至祭祀賓客物備豐腆淚盛器皿非經展視不以獻宴享亦然歳時君外亦躬賛禴祀又樂施周急南都有鄉人隕于旅資其孥使還食饑衣寒而助瘞内外遠邇待夫人而濟

者若柯人貧女子多取育擇善配歸之曾見窶人於戶
外掠資物去太夫人憐之不言且禁人無問其仁厚之
德類如此壬午公逝後命諸子耕學文業以紹先志恒
舉先世忠厚積德為訓最惡輕囂之習曰吾欲汝曹如
萬石君家不願如王謝也以家政付裔諭華峯行必敬
凡弗爾雖孝於我我不悅也華既學教之加嚴日視行
為夜考習業華舉壬辰進士歲庚子將之任守松江拜
堂下命之曰兒好居官勿吾慮然容聲慼華視太夫人

之戚也伏泣不能去太夫人力勉之至松乃遂嬰疾五月解官歸復拜堂下太夫人曰兒松劇郡難綰兒歸甚喜然吾亦欲汝歸甚樂則又謂岊曰去兹夏吾狀元婿偕汝姊來壽我今兹辰也喜汝歸寧得峯兒亦歸邪時峯方待選銓部及峯歸太夫人又甚樂居無幾感疾則又謂岊曰汝可迎汝二姊來岊又迎姊于射洪于新都二女咸來寧太夫人疾頻瘳又甚樂居無何疾又作於五月六日為太夫人生辰呼岊兄弟與諸孫至几下曰

吾老汝輩皆在吾無遺恨然吾見飲酒多過驕傲敗德汝戒之戒之惟先德之思自是不復言矣癸卯五月七日申刻卒于内寢庠士周槃稽何衆論述太夫人行為狀請于當道於是御史大夫廵撫東阜劉公侍御廵按靜齋石公疏畧曰故尚書黄某遺妻某封某者蚤閑婦道晚樹母儀敦儉朴以化鄉閭恤孤寒而濟姻黨兹焉考終宜加祭葬之典上命禮部諭祭工部開壙仍給喪禮異數也一時中外咸謂太夫人荷承天眷典禮備隆

足徵德報云太夫人生于成化壬辰享年七十二初封
孺人加恭人今封夫人子三長喬選貢國子生次崋知
府致仕次峯廕補國子生女二長適國子生同邑王錦
次適慎孫男若𢭏官生若桂若松若楫若梅俱庠生若
杷若榛孫女一曾孫男遺澤遺愛遺安曾孫女五尚幼
卜以嘉靖甲辰九月十六日合塟于簡肅公舊阡土橋
山之陽慎先君與簡肅公少為道義交慎早忝通家之
子中年辱授室焉知家秉世德及太夫人之懿範為詳

乃按狀而叙之系以銘曰柔明婉敎閑範早飭女徳之特兮祭養叒力宗祊是職婦道之則兮孫子燕翼家聲四國母儀之式兮七袠壽陟福履旣億三報之食兮封塋植植榮庇窀塟千齡之極兮宫保檇梫過軨咸軾視此貞刻兮

贈御史中和處士陳君配孺人謝氏合塟碑銘

陳氏之先自楚而滇儒行醫名光遠以延五葉蟬聯百五十年縈祉老壽壽獨也天中和處士棋野逸賢非此

其身耀在嗣傳生膺綸綍沒歸茂阡百歲同穴恩庇壞

泉卧牛之岡西山之巔有湑瀺灂有峯嵱㟪勒辭樂石

過者式軨

明故文林郎樂齋譙公太孺人楊氏合塟銘

粤稽内譜華胄甲族紛以衆兮暖亶易場訛譜贋諜亦

已閱兮克國之譙千禩族居吾蜀鳳兮樂菴隱君鋤色

銷聲玄理洞兮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榮亦重兮龍門精

廬鸞綍貤恩服則衷兮齊壽合德百歲歸居櫂塴賵兮

靈陶鍥銘封卄贈埏佇鼎虹兮

姨母黄淑人墓誌銘

吾姨母瀘州衛昭勇將軍松潘右叅將蒼雪韓公恩配淑人黄氏臨終顧命二子曰得吾三姊子狀元揚慎銘吾墓吾則心死矣是時慎以罪戍越在滇陰音驛不達葬後十年乃以戍役過瀘始拜弔于家表弟指揮使適甫州學生述甫以遺言告慎出貞隱飛霞君所制狀屬慎銘乃據狀述其大者淑人為雲貴提學副使眉山黄

公明善之女姊妹五人長適眉州引禮熊瑋次適長壽御史周蕃次為吾母次為淑人次適香河丞宗慶萬衡淑人諱惠端字莊閨以成化辛卯三月五日生于京師之太學歸嬪于韓實乙巳歲既歸無幾時即主家政於時囊裝奩具甚美内宗咸羨其無驕蒼雪乃翁石穩公時在下僚有羅織索賍者倉卒不能應淑人即傾笥畀之内宗咸難之石穩解㩁家居事舅姑滫䊧極豐偵知其脱簪珥服飾舅姑亦難之矣葢淑人之懿行立德自

于歸時已然四十餘年上事尊嫜及叔姑妯娌以逮從子男女宗族尊卑內外黨戚凡婚媾變故寒暄朝夕種種事綜理斬斬若有司郡朝然以相宗子之責為賢宗婦最蒼雪公立家綱整肅每戒嗃嘻之吝者僕不容絺綌以見嘗以嗣艱淑人為置一妾御見之夕蒼雪以其更衣之駛遂還之故家法為蜀中所稱實淑人相助之力也家廟時祀尤敬且如禮至晚年衰眊猶不廢焉推原其自外祖黃公夫人徐氏姆教深矣娥母嗣育孔艱

幾殀幾殰僅存一女桂卿儲姪子恒甫為嗣忽得異夢神告以陰德當有後庚午之歲年已不惑是歲膺誥封而二子適生即適甫述甫也咸以為積善之證云桂卿嫁為指揮僉事王承唐妻孫允濟允灝大皐大阜女孫大縈卒以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日壟以丙戌十二月十二日墓在方山回峯之戊辰岡去祖及總兵塋皆咫尺合窆于蒼雪公禮也銘曰維列祖黃宿儒之英大有時名而家範夙成姻連之賢聞于列城豈獨簪裾為榮

且盈淑人之懿女士之行無忝所生既壽而康全歸九京內宗遺範視比桓楹誰其銘之愼也彌甥

亡妻王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王氏父禮部主事諱溥母朱氏王世爲龍州宣撫司人禮部公早年能以才名起其地繼以科第望其族令完縣有治行在儀曹多文藻大獲鑒譽於丘文莊公一時名輩咸願交之家君尤與爲莫逆遂結婚姻之好安人許聘于實在兒齒未幾何喪其父凭棺號踊絶

者數弔者哀哽賛其至性時五歲也年二十一来歸予于新都每嘆不逮事先太夫人黄對予常嗚咽流涕既至京拜尊嫜後克脩婦職繼太夫人喻曰是善事我順於娣姒情如同産悉予女弟二人紉績組紃如未字日癸酉太夫人喪從予還家途行凡四月郵寓無障弗得躬奠朝夕每正几正室拜餕具旁如生禮至家三年哀哭如一日服除北上因予耕耕殤哀傷成疾無月離床閲丁丑予滿初命被恩綸受安人封以疾滯踰年未得

冠帨見廟是冬予在告歸安人自幸得見其母心切喜
至家疾少愈然未去藥餌也忽晨興告予曰妾夢不美
恐不得久侍君子也又曰聞長者言女病忌生後妾生
辰在五月二十七日今越矣予怪其言曲為寛譬然自
此日沉滯以及危殆呼予與訣時適報客至安人猶曰
遠親在門不可以慢君必出應之言已不復出聲少姑
太孺人蔣問所欲言張腭揚指而已至夕乃絶七月七
日也享年僅三十二悲乎悼矣安人生為孤女終鮮兄

弟而孝敬出于天性為婦十二年勤生儉用以佐理有家待下有恩子或時督過侍媵亟為解釋之令節家宴未嘗著重綵内親或謂曰家世祿身命婦何苦自約對曰數衣則敝敝必製新恐其殄靡非所以稱君子之清範也聞者三嘆其言安人數孕不育恩恩者副室之子也彌月母亡安人以為已子鞠而翼之過於所生人以為難嗚呼天胡為殲我良配乎生相憐死相捐予情曷為其有已邪於其壟也誌以告哀是歲為有明正德戊

寅十月一日銘曰龍門之阡思波之淵中有封塋蔚何芊芊婦其從姑旣安且堅妥如千年予銘可傳予悲不可鐫

孝友後華李子玉誄

前渠藩伯謂愼曰嵩亡兄崑字子玉者實嵩受學師也根道核枕鈎河擿洛崇古刊今謝華啟秀雖綴時義力去陳言多祖止齋之鴻裁効龍川之駿發守恒者縱脏而詑知音者擊節而賞謂拾一第如摘髭矣文增命違

竟以齋志天性孝友痛母氏早世每春雨霞壞霜侵掃松栢張擗踊如袒括日見者為雪涕事嚴君色難之餘早孝䜣氷首酹甘脔千里必致親未嘗不入口也後應貢有勸令就選學官又謂且留止試京闈子玉曰吾非薄冷官不為亦非舍䥴解不取垂白在堂一弟繫官于遠誰與就無方之養昔人不以三公博一日吾寧捐百年以冀一日乎竟從依親之例歸與弟同試于汴弟升而巳沉欣然曰弟得之即吾得之也同留汴久之先歸

為拜慶酬賓具弟赴禮部又偕北上弟官京師十餘年時單騎省之雖竺寒酷暑不避也其孝且友如此年五十六不祿自述一篇滔滔千百言與弟永訣窀穸之日送者無不讚其生而哀其死門生議曰靖節貞曜有初請私謚曰孝友前渠公篤倫尢也手述其行略屬走紀之以附于樂隱公之闳側追為之謳曰天之生材實艱而成之又艱文運之闗而時命亦闗也往古中褎才富命慳如後華者亦多其班高車一雋而九䪾良馬半豆

而十賫載在簡冊丹青冏刪徵友弟之高義盡兩好之缺環爰徵謳於逸史弔硲青於空山將鐉鎪於楹石招毅魄兮庶還

貞靖李君阡讚

乾行有終曰貞正直共好曰靖爰私謚之顯揚實公是之黙定誨人遺矩蔡著長民流奠衡鏡徵官師之尸祝著秦蜀之謡詠早醳紱以辭榮載褰裳而順性紹兩馮之清聲長二陶之玄韻樂石泉兮幽冷隱蒼碧兮峭倩

歌嗟来兮逌眞誦歸去兮委命悵生芻兮空谷悲漬絮兮遥迴揭豐碑兮鍥辭昭桑梓兮景行

宋宜人銘詩

懿惟宜人宋姓名家父友母王設帨辰嘉中秋前夕生稟姿華端慧靜莊閨範自遐歸逢其良樂隱君伉輔翊夫子孝敬姑嫜躬操爨飪丙夜不遑二親大悦怡怡相將與更三十毀瘠終喪周恤姻黨何有何亡不以富寠而判炎涼凛秋寒朔手自澼絖以先娟媵劬勞悉忘嘉

靖乙酉寢疾終堂得年五衮𡌦之連罔既有賢嗣英蜚
名揚恩贈有赩幽穸寵光孝哉賢嗣寒泉思長爰鍥翠
珉用昭便房

升菴集卷八

升菴集卷九

明　楊慎　撰

祭劉文簡公文春

岷山之精井絡通津焜曜峻極實生偉人天生我公匪邦伊世世在邦為珍在世為瑞三禮首選鼎魁及第摛藻天庭敷言近陛有頬文苑蔚為儒宗講金華而議白虎記東觀而考南宮瑰辭直筆大雅古風隨仕階而譽命思職居以效忠乃陟宗伯乃掌邦禮公德寅清公衷簡

易是禮是儀爰契爰似酌言可施違霞堪紀宅憂詔還
總已留鑰報政来朝帝念舊學視草西垣演綸東閣維
新天子更化立年饑渴宅俊寤寐英賢公才公望孰與
公先天不憖遺公不少延哀哉賀門鞠為井閭嗟兮梁
木霜稼已俱區中之緣永絶蒼生之望遂虛嗚呼仕至
八座壽登六袠雖尊榮之已膺恨效用之未極在公者
則立德立言足以不朽而無憾在議者則為世為民重
以不淑而興噫也杳杳靈駕載返東川敬陳薄奠以告

祖筵

祭黄簡肅公文　珂

國有老成鄉有耆英生有全節殁有令名揚休垂烈公則允備視履考祥誰能可儷解褐筮仕出宰龍陽拯荒活殍惠流江鄉中臺明揚憲綱始服用師夷落遂紀戎録剪具鯨鯢不擾旄倪脅從嫗煦徽纆解携剽掠充級斬狗行列威惠交暢人和師捷提旅朔漠開府河湟禍起藩屏公不動勳赤羽四馳皂囊八事威聲先揚大師

克濟偽檄數罪公為上通姦豎側目幾觸患鋒幸逭阽
危實有神贊蹈蹐虺蜴大猚呀歎兵起潢池近在伊瀍
天子命公饟道攸專取餔豊厨旋師衽席飲至論功蔭
子增秩公在本兵逆藩方熾熖爍縉紳賂滿閭寺王衛
請增公曰不可匡持違覆是固在我主者力敘封章潜
成吏持牘上公不署行確乎山立不可毀移丹青煥節
天日昭知留臺掌憲司空晉位公不可留屢章祈退返
我初服樂被南津親戚情話歌哭閒身我田我里有孫

有子曰昃大耋不戚以喜齵然笑遊是曰考終有司訃奏震悼宸衷贈秩垂恩加祭賜澤乃命司空載營玄宅禮有一惠大節孔昭簡肅易名協于中朝墓有豐碑銘功篆德後千百年永播無極嶡山東麓欝何嵬嵬公不可作公名不穎愼早忝通家復室公子黄楊之穆有自来矣始也迎媾拜公於阼支節命筵負几酳爵繼以使歸再拜公家留館移旬遠送江淮曾幾何時忽已隔世哭不凴棺潛焉揮涕虞殯萬里不聞其音寄辭告哀冀

公來歆

祭黔國恭熈公文

於貴維公元勲隆只重牙虁纛奕世庸只開府征南銘勒陸只三孤簡在宫保崇只拎富維公皷千鍾只大賚鼎来珎賜充只三錫自天叶師中只咄往曽佚頌駉駥只於才維公顓𪐴工只巨榜綽楔徧籀踪只揮毫刻燭綺思叢只壁陰對賢昕夕窮只於德維公謙以貂只雅歌投壺屏絲桐只室靡姬姜澹以冲只柰何乎天命不

融只奄逝于忽環滇惆只軭宅聆赴遽泯凶只棟折柱傾維悼公只憶曩追昔殊遇蒙只折簡問訊餽賂豐只掐提曲宴情丰茸只涕豈無從維懷公只脩歿有定數其逢只彭殤椿菌均一終只生榮死哀孰齊同只丹旐翩翩輀輪東只邮典遥臨返葬鄞只肖貌巍廟名煇彤只絜酒薦薦辭寫衷只公靈孔熒庶鑒恭只

祭綮戎石岡沐公文

我識公面自於徂滇解龜卸鶡狎鷗戾鳶欣然交臂夙

契若先班荆華屋傾蓋榮椽一水距隅六郵奚延不鄙
謂我同聲相宣清風朗月寒旭凉烟興言命駕嗒爾遺
筌形既蕭放心罔懸迹頽山酌羽流水鳴絃非梗胡泛
無膏曷煎有懷者音輙走中消有間者濶遥騰鷁䑰公
嗜吟詠選頃成篇露華濯錦璧月涵淵公閑翰札摹素
臨顛金生玉潤芝茁蘭鮮公珎繪事充棟盈枅購求罔
恡賞鑒無前公躭典籍業若門專當劇假逸在痾忘痟
公有池臺山椒峯巔謝舟阮屐松席蘿筵公有子姓瓜

𥳑嬋嫣九荀奕龎八士名騈可以忘老可以長年邁齡五龍弄九雙玄坐致蓬丈相期偓佺天胡弗弔承凶忽焉我公是依公忽我捐川有逝水壑無藏船昔來謁公𦗼音閬閬今來訊公銘旌翩翩英䰟莫招哀淚徒泫矢辭一誄奠公享旃

祭毛以正文亨

維正德十年正月日同鄉友生楊慎謹以薄陋魚菽元奠致祭于亡友鄉進士毛君以正之靈曰嗚呼以正命

止斯邪丙寅之歲如盍朋簪君勝已者先鳴埶林私試夜槁劇語秋衾相與忘年交契以心從君既久知君益深君之力學衆所難任朝齏暮鹽商古確今昏眵倦吻傳癖書淫有疑相叩如鍾起音有辯相難如琅應琳豈曰阿私流輩所欽五上不第文工命戾十年旅人中途長逝橐無餘資以充楔檖家無薄田以供時祭妻寡疇依子女幼歲人世之苦于君亦備如何不淑欲問先喟福善壽仁此語何昧予昔南還在疚煢煢君遠送我西

出都城别幾何時寒燠兩更數數來書時時寄聲相勸相勉令德令名言猶在耳遂隔死生寧不悲慟有淚填膺君昔與我著述是期綺言蒙訶語病必蹙君今已矣誰正予辭君昔與我道義相佐投以盡言不隨衆和君今已矣誰箴予過潙江之原埋玉翳蓀誰最潛德以賁重坤分雖麗澤情猶篪塤平生交誼惟君也敦悲君雅志念君微言奠君以文庻慰君魂君如有知来享此樽

祭洪易之文

我行其滇弔影痺烟式賴斯文以慰徂遷之子之來多士實先屈指于今十有四年子在家庭人稱孝子横經紛綸又何佳士不沾一命溘焉以死天豈有知兼閼其嗣坎也士封蕭條畞宫喟然傷賢涕豈無從壞樹矗矗崖石崇崇寄我誄辭酹子幽宫

祭彭子冲文　汝實

嗚呼子冲江漢炳靈岷峨挺生古則淵雲儷跡今則安徐齊名氷姿玉立命世之英龍文豹變驚人之鳴蜚聲

里選標錦禮魁仲舒裒首賈誼秀才筮仕聿始式登諫
臺出納惟允敷奏詳該惡惡之甚堙井埋輪善善之周
卵鳳胎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康陵末造禮云紛起危
言屬目異論盈耳君矢靡他中立不倚徵典抗章通郵
書史匪叶于今乃稽于古考衷自信見怨于下旁午糾
棼會逢其怒鵾鵜爭鳴鰍鱔翔舞羣飛刺天積毀銷骨
我轅既摧我馬亦蹶楊子岐悲阮生途哭栖丘飲谷退
脩初服犧牛綺錦若罔睹然含沙射影將焉及焉文鸞

墮羽神龍潛淵坎窞委運倘徉永年圖史簡策自樂其
真忠信篤敬允書諸紳允山之陽三峨之濱頽言卒歲
行歌及春日奪英嗣天耶人乎君弗過戚猶東門吴謂
天無知作德不孤謂天有知乃如是夫昔予遐謫遭君
南國言慼北風相顧動色執手河梁慰予努力驅馬脩
門索居絶域念自分携每勤問訊結夢函情鱗書翼信
君身沉㝠君行極峻觀逆以順視退為進于役有期過
嘉怱怱擊汰凌雲舉杯邀月斗酒夕惟百篇朝發相會

慘顏相思瞻髮別君未久訃音忽傳乘鶴化去騎箕上天既扃夜臺永閟玄泉臨風把劍傷心絶絃嗚呼夫子自免歸居華閭竺行亟騰薦書賀者在路弔者在閭君則已矣蒼生望虛三英賫志歎安歆徐天則不慭人其奚吁名垂身逝耿光不磨較若罔生所得孰多峩峩山色湛湛江波視君豈碑千古斯那

祭波石徐公文越

賊酋跳梁句町東犬猖鴟張羣嘯凶據印産城恃箜巃

當宁赫怒命即戎積有歳年罔敉功東郊不開南路壅誰其當之波石公炎暑毒草瘴厲薉颷回霧塞天夢夢吳戈犀甲羅縻罥劍鈇鐔兮馬亡鎩槊血滿袖衵服紅先軫狼騁古烈從嗚呼男兒可怜蟲蒐魄毅兮為鬼雄忠靈上訴天為沖小醜殄滅獸之窮凱捷不日奏法宫楚聲些公大招同永歎出涕傷予衷公乎歸來帝褒崇國殤尸祝留南中嗚呼哀哉饗此鍾

祭在軒胡公文 廷祿

嗚呼己酉之春余謫滇雲君来温泉實始識君清標玉立稚韵蘭芬契以莫逆交以論文君出宦遊未幾解組膴仕不躋直道多忤卞璧自珎昭琴不鼓庚桑深居泄柳閉戶城闉如林松竹為伍謌謝連墻步絶公府於我獨親蓺圃德鄰昆明池上高嶢水濵或来或往匪日匪旬我倡君和東主西賓雪飛瓊樹風起青蘋篇裁綺繳思入清新余奉戎檄暫歸江岷承君凶問迸淚傷神白馬故人青鳥阻送宰木成陰宿草以封維甲之寅在冬

之孟忽感熒魄来入余夢哀鳴酸嘶寄托鄭重覺寤在床落月滿棟精駐奕存箕騎颷鞚塞黑楓青江空水凍帝宸髙逈鬼伯啄弄驚鶴怨猿吪鸞靡鳳情切范張盟寒沈宋君詩可傳君詞堪諷藏諸名山副在洛誦誄云辭云聊以代賵

祭玉壘王舜卿文 元正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斥仗

同三進而及雷嗤蒙梏之未脫冒聲言之難奏紛巧簧之易如甊面甲之益厚違天顏於咫尺褫龍章於闕右落孤影於清濤下承明於紫宙予子子以無依子煢煢而在疚聯牖艛於潞水竭啍囈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帳非狂而東走交呻吟於遂席忘饘粥於昏晝苦弔影於囧兩甘生涯於飈颱君違秦而巳傷我去蜀而滇懋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限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斆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逅訝垂白之如新命

重碧以話舊歌嘮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於西林主北道於東阜發孤笑於羣憂伸眉頻於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雊雜懽悲於須臾類栩夢之一宿汨甲龜以吾行胖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悵嗣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於旅巢嘅河淯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渤却留而已零杯欲奠而先霞嗚呼盈萬物於兩間恒接構而心鬬何淑慝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遘巾柴車以碧

紛幪鴛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冨虎且芝焚而焱茂豈黔羸之混施蕪造物之垢瞀屈天問其馬陳抑天對兮焉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角芳馨於皎日等塵刼於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吞兮何言魂歸來兮茲侑

祭沐九華文

我之與君兩世通家君家先人昭勛建于君家兄弟奮藻聯葩顧我於逆旅慰我於天涯步王孫之綠草折放

臣之疏麻命駕於滇社之館載酒於昆池之樣或會宿於仙村或倡和於太華投分綢繆情文交加三紀于茲百齡期賒何露薤霜蒿之埽壙遊水升壑之飴飶帳宿離之不貸悼單閼之日斜玉樹棣華之屢喪愍山遘厲之紛挐死生契濶九原之遐阻于城府莫紼輀車陌楮靴雪蓮酒流霞灑淚遥奠靈其歆邪

祭用貞弟文 恒

嘉靖年月日大理寺寺副用貞四弟卒于家兄慎有罪

戌在滇是歲八月二十三日憲長高太和來始聞訃音山川萬里又屬禁嚴不得奔赴歸哭為文以寄奠嗚呼哀哉其辭曰維弟之生後余六齡內昭爾質外篤爾形孝自性成友亦天畀愉愉爾容怡怡爾愛先妣見背實已未春嗟爾孺慕如老成人觀者嘅嘆占其非常弱冠登朝近侍班行親切龍光進止魚雅鳳毛翕譽人無間者仕優而學退食自公洽聞強記貴異賤同爾職既清我官亦暇晤言從晨散帙彌夜學厭俗近志追古初秦

漢前陳末代屏除楷札師顔縁情效杜有彿肖似匿不流布清言河漢時出驚羣玄著疊疊孔昭于聞嗟余契合匪懿親厚視余猶師視爾如友藝指吾瑕道弼余違在戴比德于謝方徹大人明農復我邦族爾亦引痾侍養在告胡天不淑溘露先晝未徂黄落甘此蒼隕嗟嗟骨肉遂成古今奔阻于遠曷置余心念昔在京逢天之怒我處幽圄爾泣窮路丸弟索居乖絶岷滇五年于兹百憂交纒留我手足止承杖屨爾今逝矣余將安處呱

呱遺稚始勝童衣念焉及玆營魂馳飛日徂月流將歸厚窆寄言哭奠死生異域

祭叔菴弟文 惇

我生與弟先後之年呱呱而泣形分氣連夏炎合簟冬寒並氈母携父抱偎濕就乾八歲就傅雙筆一研嬉戲偕止出入隨肩飲啖讓果跬步共磚羲經魁選桂籍登仙形埒策對粉署絲牽家承盛事世稱象賢聲華籍籍文彩翩翩中遭厄會墜身九淵歸兮屛處幸矣天全約

耕別墅鄣原陌阡圖玩太極琴悅無絃養吾性道耘已
心田交絶郡縣力娛簡編家外冥理區中謝緣有子承
家業繼門專復育襁負瓜瓞其綿七袠將隮我歸自滇
兄酬弟勸翕樂罔愆掀髯北寺握手東田觴我于庭羣
從子孿軾轍閎閌王謝嬋嫣劇談飛屑倡和珠蠙俄而
睠目忽爾垂涎笑語亟斷頃刻弗延豈意宴席化為几
筵逝水如斯朝露溘然具爾凋喪門祚中顛又弱一个
何忍余捐嗚呼余生則先弟亡則前前後存亡誰質諸

天而今而後遂隔壤泉余辭有盡余悲曷鏞

祭岳母黃太夫人文

維楚有黃麟經載光自楚徂蜀奕葉愈芳亢姓起宗自簡肅公實有內助妣姚温恭籩豆敬齊之禮琴瑟静好之風繄太夫人之德之從訓昭女史教叶公宫鸞褕象服鳳誥膺封椒禁屢朝于贊栗蕨境齊壽乎喬松惟太夫人之福之隆晨庭趨鯉夜藥和熊竇桂嵗䔥乎藥榜謝蘭荼葍乎英蕤申國閨中之嚴訓漁陽上谷之雝容

家聲為環海之星鳳物望世中朝之人龍寶太夫人之教之功宜太夫人之壽之祉之享之宜也慎對日之年早忝通家之子泮水之歲遂辱授室之禮揭來罪謫於戎旆一紀未登乎仙里前玆于役稱觴壽筵今玆赴假執紼墓前想懿範之日遠泗悲淚於寒泉拜祖奠之躑躅望封塋之欝芊像光靈之易逝傷辭誄之莫宣

升菴集卷九